



我热爱那些朝我胸膛呼啸而来的密集弹群
它们让我时刻保持沸腾与警醒

悍卫者

「长篇小说」 何 瑛◎著





捍卫者

「长篇小说」何瑛◎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悍卫者 / 何瑛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8.6

ISBN 978-7-5399-2930-9

I. 悍… II. 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81169 号

悍卫者

著 者: 何 瑛

责任编辑: 于奎潮 丁 卉

文字编辑: 李莹肖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0.5

印 次: 2008 年 6 月第 1 版, 200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930-9

定 价: 29.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 ★ ★ ★ ★

1 楔 子

第一卷 神罚者

- 6 第一章 死亡通知
- 13 第二章 重聚七兄弟
- 21 第三章 临时布防
- 28 第四章 名模杀手团
- 35 第五章 假“神罚者”
- 48 第六章 被遗弃的命运
- 55 第七章 交易之后
- 69 第八章 首脑的首级
- 80 第九章 阴暗较量
- 86 第十章 自由



第二卷 刀锋再试

- 94 第一章 美人求救
- 105 第二章 冷酷的微笑
- 112 第三章 叛徒
- 126 第四章 红灯区弹药库
- 139 第五章 暧昧猎物
- 143 第六章 绝不是冷幽默
- 152 第七章 北欧魔兽
- 163 第八章 沿着弹道深入
- 180 第九章 孤独者的游戏
- 195 第十章 杀出重围
- 204 第十一章 只做爱情俘虏



第三卷 · 捍卫者

- 208 第一章 毁灭和绽放
- 222 第二章 逃不脱大人物
- 231 第三章 变色保姆
- 244 第四章 暗花
- 253 第五章 蓝色光辉
- 261 第六章 愤怒的海蛇
- 269 第七章 黑血危机
- 279 第八章 最后王牌
- 290 第九章 充满戏剧冲突的绞杀
- 299 第十章 对决
- 308 第十一章 极限中的拯救
- 314 第十二章 爱和力量





一个微笑着数钱的骷髅。

举凡在商界中打滚的，尤其是那些背后有着一些说不清的势力，或有些来路不明投资的商人，最怕见到的，不是所谓的商业调查科的人，也不是什么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或MI（英国军事情报局）的密探，而是一个标志，一个笑面骷髅的标志！

谁都知道，只要见到了这微笑着的骷髅，那就意味着自己离上帝宠召的日子不远了。

虽然人人都向往天堂，可是真要去拜见上帝了，他们却更留恋人间。

如果说这个充满了欺诈的世界上，还有诚信二字存在的话，那么“神罚者”的存在就是诚信的最佳佐证。

从收到神罚者送来的通知当日起，每个被买下性命的人，都有一星期的时间办理后事。

在这宁静的一个星期之后，最多3天时间，此人绝对会在某个令人意想不到的时刻，乖乖地去领略天堂之美。

但是！如果，仅仅是如果，收到死亡通知单的人，能够在神罚者开始行动后的3个月内存活下来，那么不管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想要他的性命，

神罚者都将拼尽全力保护他。

不为别的，神罚者都杀不了的人，那就是注定不该死的。

除了老天之外，任何人都不能伤害这个福祉深厚的幸运儿！

这就是神罚者制定的规矩，铁一般的规矩！

早在25年前，神罚者发出了第一张死亡通知单，对象是洛杉矶市的首富——年仅41岁的玛洛维尔森，一个好脾气的生意人。

玛洛维尔森的第一反应是大笑，甚至还欠身看了看大班桌对面墙壁上悬挂着的电子日历，想要确认当天是不是4月1日。

虽说玛洛维尔森的公司表面上不过是一家普通的进出口贸易公司，但私下里可是为某个势力庞大的政府军火输出机构买卖军火的，后台可谓强硬到了极点。这种三流玩笑，简直就是……

所以，玛洛维尔森顺手就将那张纸揉成一团，相当准确地投掷到了一旁的垃圾桶里。

一星期后的清晨，玛洛维尔森开车去湖边钓鱼。

或许是太过喜欢那些肥美的鲟鱼了吧，他居然把车开到了湖底！

直到5天后，浑身肿胀了3倍以上的玛洛维尔森才被那些不解风情的警察连人带车捞了上来。

然后是意大利，就在教父帕特立克先生70岁生日前的10天，他收到了一份同样的通知单。

作为整个西西里岛的地下皇帝，帕特立克先生在收到这份不甚恭敬的通知单后，轻轻地朝跟了自己20年、专职负责处理家族内外麻烦的安东尼奥说了一句：“去看看这个神罚者的董事长是谁。顺便告诉他，我不喜欢这种不礼貌的方式。”

安东尼奥立刻前去办理，素来喜欢用霹雳手段解决麻烦的他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回到了教父的身边复命。

不过，他是被装在一个密封性能极好的巨大板条箱中送回来的，他的手指上还夹着一张关于神罚者通知单的详细说明书。

9天后，帕特立克先生坐在花园的椅子上，微笑着接受儿孙和属下的生日祝福时，似乎是被正午的阳光刺到了眼睛，他微微地呻吟了一声，然后猛地捂住了右眼——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帕特立克先生的眼球居然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小的窟窿，刚好可以让人看到他那睿智的大脑。

或许仅仅是个巧合，或许是神罚者在建立之初，急需一两件值得夸耀的事情来树立威信，总之，在帕特立克先生的葬礼还没结束的时候，一张同样的通知单竟然送到了遥远的非洲。

准确地说，是送到了非洲一个小国的国王兼武装部队总司令蒙兰达阁下的餐桌上！

对于嗜好人肉的蒙兰达陛下来说，这种能够在发达国家来去自如的刺客们找错了对象。

要知道，蒙兰达陛下的国土上，连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与外界的联系全都靠一个破败到了极点的机场而已。

任何一个外来者都不可能逃过机场上遍布的军警的耳目，更不可能逃脱被捕后残酷的虐杀！

何况，除了少数的几个绿洲，全国都被沙漠覆盖着。除非那些故弄玄虚的刺客是疯子，否则，绝对不会有胆子徒步穿越数百公里沙漠！

更何况，整个王国的军队已经全部聚集到了皇宫周围。虽说战斗力不怎么样，但面对将近万人的军队，即使再高明的刺客恐怕也得头疼了！

时间过去了整整两个月，当所有人都快要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个徒步穿越了沙漠的蒙兰达殿下的忠实臣民，却向整个世界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两个月前，天神发怒了，从天空中降下了一只巨大的橘黄色火球。瞬间，整个王宫还有蒙兰达殿下以及他的军队都消失了，在王宫的旧址上，一块巨大而平滑的东西覆盖了整个地面。

从此，神罚者声名鹊起！

而在此后的25年中，那些接到神罚者通知单的人，几乎想出了所有方法来逃避，或是反抗神罚者的刺杀：放舟海外、遁迹深山、藏身闹市、托庇他人，或是垂死反击，四处去追杀那些可能与神罚者有联系的人……

有4个同时接到通知单的人甚至纠集在一起，集中了将近1亿美金在纽约市中心买下了一栋大楼，并且根据神罚者不轻易伤害无辜的特性，和众多一无所知的普通人住在一起，并雇佣了超过500人的精锐卫队，只



求能逃过 3 个月的时间！

可惜的是，所有接到神罚者通知单的人，无一幸免！

长此以往，再没有人敢和神罚者对抗，也没有人愿意见到那个笑面骷髅的标志！

★ ★



第一章

死亡通知

从一家刚刚开门营业的夜总会中出来，走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宁可的脸上已经没有了一丝慌张的神情。在经过一家连招牌都没有的面馆时，他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去，要了一大碗粗面，然后坐在一群衣衫上满是灰尘的建筑工人中间大吃了起来，全然不顾旁人那诧异到了极点的眼神。

的确，身穿全手工制作的精致西装，手戴限量版金表，就连领带夹上都镶嵌着6颗星形钻石的宁可，怎么看也不是吃这种两块钱一碗面条的人。

放在两天以前，给宁可上菜的侍者哪怕是头发有些乱或是手指甲中有一丝污垢，也会被他身边的保镖扔到餐厅门外！可现在……这一切都无所谓了。

就在两天前，就在那个艳阳高照的上午，一封用最好的宣纸和徽墨书写的信笺突兀地出现在了白沙城星天集团总裁宁可的桌子上。

信笺上只有8个大字——拿人钱财，与人消灾！那字铁划银勾，龙飞凤舞，一看就知道，写这字的人没有个十年八年的底子，还真是拿不起这支笔。

信笺上还有个小小的泥金图案，一个微笑着数钱的骷髅——但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都听说过这个微笑着的骷髅，它简直是所有高官巨贾的噩梦。

宁可在两天之内找到的所有势力，只要是听到了神罚者3个字，尽管措辞有所不同，但回绝的意思却是完全一样的。

方才的那家夜总会中，那个看起来老眼昏花，双臂却粗壮异常的老家伙，就

是白沙城实力最强、声誉最好的保镖经纪人。他用一种参加葬礼时才会有的语气给了宁可一个忠告：“赶紧回家办理后事吧！有什么想做的，想吃的，哪怕是找几个女人都行，不要再委屈自己了。”

宁可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面，又朝自己的喉咙里倒下了整整两瓶子劣酒，然后满足地打了个饱嗝，甚至都不愿理会那正用不甚熟练的动作从自己口袋中摸出钱包的脏手，懒洋洋地站了起来。

还有5天时间，自己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没做？

亲人？家中没有其他的亲人了，自然也就没了牵挂。

朋友？这个词对自己来说，是不是太过搞笑了一些？

还有什么？似乎什么都没有了。好像自己忙了一辈子，死到临头了，却连一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甚至……连为什么会有人花钱买下自己的性命都不知道。

猛然间，宁可就这么站在马路边，朝着满街的霓虹灯狂笑了起来，只是那笑声中，满是绝望与无助。

路人纷纷为之侧目，却也见怪不怪了。在这个充斥着铜臭味道的都市中，一两个精神脆弱者突然发疯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5分钟后，宁可终于收住了那歇斯底里的笑声，喘息着朝自己停在两条街外的汽车走去。既然还有几天好活，那么，好好放纵一把又如何？

穿过两条脏兮兮的街道，又转过一条横街的转角后，宁可终于看到了自己那辆才买了两个星期的宝马跑车。一个身材魁梧的汉子高举着一块木牌，雕塑般站在车旁。

几个管理街道的辅警东歪西倒地躺在马路边上，从散乱一旁的几根橡胶警棍上判断，这些管理街道的辅警似乎已经用他们习惯的管理方式和这个魁梧的汉子打过了招呼。

和往常不同的是，这些喜欢将被问候对象放倒在地上的辅警，今天却自己趴在地上。

这时，那高举着木牌的魁梧汉子微微地转过身子，用眼角瞥了一眼满身名牌的宁可。

也就在这一转身中，宁可看清了那魁梧汉子的长相，还有木牌上那4个剑拔弩张的大字——卖身换钱！

不可抑制的，宁可再次笑弯了腰身。这个世道，还真是什么人都有，一个牛高马大的汉子就这么举着块牌子卖身换钱，真以为自己是宝贝么？谁会给自己买上一个来历不明的壮汉，然后若无其事地带回家啊？

趁着酒劲，带着几分戏谑，宁可几步走到了魁梧汉子面前，带着几分调侃地问道：“你……是要卖了自己换钱？”

魁梧汉子打量了一下宁可，严肃地说：“是的！给我钱，我替你办事！”

眼看着汉子一脸的认真，宁可有些难以置信，但还是问道：“那，你要换多少钱？”

魁梧汉子眼中精光一闪：“30万，我替你做一年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

还不等宁可答话，几个看热闹的闲汉已经哄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30万？这倒是比抢银行容易多了。你知不知道，30万的现金，足够买下多少女人的初夜？看你那身坯，就算你还是个雏儿，最多也就值30块了！”

七嘴八舌的嘲笑声中，魁梧汉子目光冷冷地一扫，便让所有人闭上了嘴。他依旧静静地盯着宁可，压低了声音重复道：“30万，我为你做一年的事情！”

听了这句话，宁可反倒仔细地打量起了鹰眼汉子。

从魁梧汉子筋骨毕露的大手和粗壮的颈项看来，他倒也的确是一副孔武有力的模样。尤其是那一双凌厉的鹰眼，虽说眼神中有一丝绝望和惶急，但那不时投射而出的精光却着实摄人心魄；再看看他手中的木牌，上面的字迹虽丑陋了些，但笔势却雄浑大气，虽说宁可不是什么书法行家，但也能从笔势中看出那汉子写字时那种英雄末路、无力回天的感觉，几乎就是霸王单骑临乌江时的再版！不然，任何一个稍理智的人都不会做出卖身换钱的事来吧？

没来由的，宁可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戏谑的微笑。反正自己只有5天的性命了，手中那么多的钞票将来也不过是他人的囊中之物，怎么花不是花？反正这辈子吃的穿的用的玩的，世上能有的都享受过了，还真没花钱做过一回好人，或者是当一次冤大头。都快死的人了，不管是做一个善心之人，还是被一个智商低下的家伙骗一次，有什么区别么？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有钱难买我开心！

宁可朝着戒指上那硕大的翡翠哈了口气，就着路灯的光芒，伸出手看了看，然后笑嘻嘻地将鹰眼汉子手中的木牌抓了过来，随手扔在了垃圾桶旁：“跟我拿钱去！”

就在看客们的瞠目结舌中，宁可抓着那鹰眼汉子结实的胳膊，三步并作两步冲进了路边的一家24小时营业的银行。

看也不看那些殷勤伺候着的银行职员，宁可就站在银行大厅中吆喝起来：“30万！给老子立刻提30万现金过来！他娘的，钱是什么？钱就是王八蛋啊……”

所有的银行职员，包括几个认识宁可的商界中人全都愣在了当场。

这是宁可？这是那个在商界中有着“第一儒商”美誉的宁可么？这还是那个

脸上永远都有着温和笑容的宁可吗？这还是那个永远都彬彬有礼的宁可吗？

惊讶归惊讶，银行职员对宁可的指示还是飞快地执行了。不过几分钟时间，30万现钞和一张金色的提款单据已经放在了宁可面前。

酒劲上来了，宁可一把抓过银行职员递过来的签字笔，歪歪扭扭地画上了自己的大名。然后斜着眼睛扫了一眼鹰眼汉子，指了指那30万现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两秒钟后，他的身后传来一句不太响亮，但却异常坚决的声音：“你买了我一年的时间，我会遵守我们的协议！”

第二天的清晨，当宁可从六七个女人的肉体纠缠中挣扎出来时，昨夜的烈酒和劣质毒品造成的头疼让他不由自主地惨叫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在没有手下的保护和安排之下寻花问柳放浪形骸。

稍微清醒了一些之后，宁可看看那些惨不忍睹的粉脸，忍不住有了一种呕吐的欲望。

这就是人生？拼死拼活了半辈子，然后有个不可抗拒的势力说要拿走你的一切，就像小孩子毫不讲理地抢走小孩子手中的糖果一般……不够强悍，就要被吞噬！这，就是现实吧？

宁可苦笑着从口袋里抓出一大把钞票撒在那些沉睡着的流莺身上，摇摇晃晃地推开了满是污垢的房门，顺着一条污水密布的小巷朝自己的公司走去。

虽说公司中的那些职员一如以往地恭敬，但宁可还是从他们那遮遮掩掩的眼神和僵硬的笑容中，品味出了他们心中的疑惑——宁可，不该是浑身上下散发着臭味，一步一个臭烘烘黑漆漆的脚印来上班的老总吧？

宁可一屁股坐在了大班椅上，也不顾办公室的门敞开着，一只黑漆漆的巴掌就毫不客气地在送来咖啡的秘书屁股上狠狠地抓了一把：“给我提取所有的现金，用最快的速度送到我的办公室来！抛售手上所有的股票，价钱不论，但今天一定要办好！做完这些事情之后，你们每个人去会计部提取5万现金，然后放假一个月！”

宁可抓过滚烫的咖啡喝了一口，然后一口喷在了大班桌上，龇牙咧嘴地朝着惊呆的秘书邪笑道：“还有你，晚上洗干净屁股给老子在床上摆出个大字来！现在给我出去！”

看着秘书战战兢兢地关上了门，听着门外的低呼和议论，宁可抓过电话，狠狠地笑着拨通了某个大人物的电话：“喂！老子我是你宁可大爷啊，你个老……”

宁可痛快淋漓地朝着往日里对自己呼喝指斥的大人物骂了好几分钟，脑子里想象着他瞠目结舌甚至当场脑溢血的痛快景象，大笑着抓过了大班桌上的独山玉雕，狠狠地砸向了墙上的名贵字画：“散伙了！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子他妈不活了……”

时针指向12点之前，办公室里已经堆满了如山的现金。财务经理和几个资深会计师正马不停蹄在提款单据上签字，或拿着那已经烫手的手机，对正在股市玩命抛售股票的操盘手们发号施令。

宁可一把抢过会计师手中的报表撕了个粉碎，然后一脚将一捆装满现金的袋子踢到了众人面前：“直接拿，没必要造表了！快点快点快点，下午两点之后，我不想再看到你们！”

就像宁可命令的那样，下午两点之后，整个办公大楼中已经不再有一个人了，就连那些看门的护卫都已经抓着自己刚刚到手的5万现金，欢呼雀跃着离开了。

躺在成堆的现金上，宁可眯缝着眼睛点燃了一支香烟，荒腔走板地哼起红楼梦里的曲牌来：“机关算尽啊……太聪明，反误了老子的性命啊！生前心已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

直到眼角渗出的泪水打湿了鬓边的头发，宁可才将手中早已经熄灭的烟头胡乱一扔，用手背擦了擦满脸的泪水坐了起来，却猛地发现自己面前多了个魁梧汉子。

看到宁可坐起身来，汉子朝宁可微微一点头，沉声说道：“按照我们的协议，我来了！”

惨笑着，宁可对这个昨夜拿走了自己30万现金的鹰眼大汉比画了一下：“看上了多少，自己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然后在我面前消失，以后不要见面了。”

扫了一眼满屋子的现金，鹰眼汉子没有去拿钱，反倒一屁股坐在了宁可的面前：“昨天你支付了我一年的雇佣费用，我已经办好了自己的事情，顺便也了解一下你的背景和现状——今天早上你命人提取了你银行中所有的现金，连股票也全部抛售套现了，有几支股票几乎是白送了别人。然后，你给了所有员工一笔丰厚的奖金和一个月的假期。如果不是碰到了什么大麻烦，我没有理由解释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宁可再次惨笑了一声，看着那鹰眼大汉说道：“理由？你不觉得，我在大街上

随手就给了一个陌生人 30 万，这个举动也没有合理的理由？”

鹰眼汉子微微一愣：“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宁可也是一怔：“我应该知道你是谁么？”

鹰眼汉子犹豫了片刻，低声说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蓝色刀锋’？”

宁可皱着眉头思索了片刻，突然站了起来，急切地问道：“蓝色刀锋？是不是那个……几年前曾经在报纸上披露过的政要人物保护组织？据说那个组织因为保护对象遭遇刺杀，而在一个超级剧院里面制造了一场大屠杀，超过千人丧命；据说事后还有数百人因此受到蓝色刀锋成员追杀……你就是报纸上说的那个，制造了屠杀的……”

苦笑了两声，鹰眼汉子点点头：“蓝色刀锋已经是过去式了。从那次事件之后，蓝色刀锋的成员已经星散各方。不提我了，现在是不是说说你遇见的麻烦？”

本来还震惊于鹰眼汉子的身份，可是一听到他的提问，宁可忍不住发出和他一样的苦笑。他从一堆堆的现金中翻找了好一阵子，才将那张揉皱了的信纸递到了鹰眼汉子的面前：“神罚者，听说过么？”

只看了一眼那泥金颜色的笑面骷髅图案，鹰眼汉子的脸色立刻凝重起来：“难怪你做了这么多不可理喻的事情。你还有几天安全时间？”

一听此话，宁可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满怀希冀地低声说道：“4 天！如果我算的不错的话，应该是 4 天后的午夜 12 点。然后……”

捏了捏手中那张信纸，鹰眼汉子的眉头反复的皱起又松开，嘴角的肌肉也是忽而抽紧，忽而放松。在窗外渐渐变换的午后光线照射下，鹰眼汉子的脸上阴晴不定，宁可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浓厚的神秘感。

蓝色刀锋，这个号称全球最好的政要人物保护组织，虽然只有过一次失手的记录，但就当时宁可听说过的情况看来，即使是召集了全世界的好手保护那位当红歌星，当时恐怕也是凶多吉少。而且，还真没听说过神罚者的人朝着蓝色刀锋保护的政要人物下过手！这是不是说明，蓝色刀锋，或许真的可以抵御神罚者派出的那些神出鬼没的杀手？

可是，就这鹰眼汉子一个人，可能么？

直到太阳落山，两个男人就这么面对面地坐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彼此连眼神都没有一丝接触。

夜色来临时，两个男人依旧呆呆地坐着。偶尔，在宁可或是那鹰眼汉子之间，会有一声低微的叹息，但也很快随着从窗口吹进的夜风消逝……

终于，鹰眼汉子的脸色不再变幻，发出了一个在宁可听来是天籁般的声音：